

抒怀



芥菜飘香

□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雨凡

四月,时晴时雨。金黄的油菜花却有魔力,不仅灿烂了大地,还把阳光照进我的心里。

油菜花地的田埂上,一种叫不上名字的花儿——地米菜(俗称芥菜),悄悄地在三月三这一天长茎开花。因芥菜的谐音是“聚财”,故此,老百姓于这天,会将新鲜芥菜洗净后捆扎成一小束,放入鸡蛋、红枣、凤球,再配两三片生姜,煮上一大锅,全家都吃上一碗,食之既可交发财运,又可防治头痛头昏病。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民间特有的食疗习俗。

又是一年三月三。不知为何,这个特

殊的日子总能触动我心底最温柔的情绪。

小时候,三月三这一天,母亲总是在我出门前三三叮嘱:“不要贪玩,放学了就早点回家吃芥菜煮鸡蛋。”听说有鸡蛋吃,这一天我便都在期待中度过,头脑中芥菜煮鸡蛋的清香挥之不去。母亲做的芥菜煮鸡蛋在我们小山村里是最出名的。这天,母亲早早地就起床了,趁晶莹的露珠还没有掉落,她小心地扯下最嫩的芥菜,拿到溪水边洗净,配以精心挑选的黄豆、红枣、泉水,小火慢慢熬,母亲在一旁守着,一个多小时后,再将剥了壳的

熟鸡蛋加进去煮,一直煮到汤变色。芥菜煮鸡蛋的清香总是早早地从我家飘荡出来。我家四兄妹就是在这股清香里,感受着母爱,乐享着亲情,长大成人。

异地读书的日子里,我只能想着母亲做的芥菜煮鸡蛋,过着冷冷清清的三月三。

师范毕业,我分配到了远离家乡的一所农村小学教书,学校环境优雅,有一个小小的四合院,四合院里常年住着四个教师家庭和几个天真活泼的孩子。在这里,生活虽然清贫,但也有滋有味。一天回家,一阵清香扑鼻而来,这不就是

久违了的芥菜煮鸡蛋的味道!母亲现在肯定也在煮,我的注意力一下子无法集中,老是想那那清香可口的鸡蛋,母亲扯芥菜时的背影渐渐清晰起来。“吱”的一声,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,“老师,我妈妈让我送一碗芥菜煮鸡蛋给你吃”,隔壁刘老师读小学的女儿,端着一碗飘着清香的鸡蛋站在门口,我马上接了过来,拿起筷子夹了一个蛋吃起来,太香了。

去年的三月三,我到一所学校了解寄宿生的情况。走进教师办公室,两位寄宿班班主任正忙着剥鸡蛋。“你们这是?”我疑惑不解地问。“今天是三月三,我们到市场上买了两百多个鸡蛋,等学生们下自习后就可以吃了。”说完,两位班主任捧着两盒鸡蛋往食堂方向走去。

又是一年三月三,时间可以让人遗忘很多东西,但这个日子带给我的感动将长留心间。

畅情

钟情四月

□ 涟源石马山中学 张武装

四月,是穿过脆嫩树梢的悠扬鸟语,是绽放文静山野的红粉杜鹃,是恣意生长的丛丛青草,是挺在田野里的勃勃希望!

对于四月,我总有一种情有独钟的钟往。我喜欢把一切活动安排在四月:踏青、自考、各种培训……四月,是与许多美丽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。

还记得那个清贫却不失美好的童年。摘树莓、扯小笋,哪一个山坡、土坑没留下我们欢乐的身影!那挂在枝头鲜艳得像个红灯笼的树莓不就是我们的美食么!

四月的风里飘着乡间的泥土气息,浸润着树莓的芬芳;四月的风里也飘着我们不懈的理想追求,酝酿着甘醇的友谊。

那时,我们还很年轻,当送走最后一位学生、校园回归宁静时,我们便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伏案读书。窗户正对着的是一片广袤的田野,推开窗户,微风徐来,秧苗葱茏,菜花芬芳,农人吆喝,羊牛下来,好不惬意!静默的吊角楼上,两个女孩如饥似渴地读着。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读至深夜,饥肠辘辘的我们到商店拾回一麻袋广桔狼狽饥饿的情景。她的爽朗热情、飘逸潇洒,加上我的温柔内敛、纯朴敦厚,是那样的和谐!

四月,最适合怀想。四月,有清明的杏花雨,打湿了天涯游子绵远的故土情。远近的人们,无论多忙,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,或徒步而来,或小车陪驾,寂静的山头热闹了!在虔诚的祭拜里,人们再一次知道自己来自何方、身归何处,灵魂不会迷失得太远!

风和日丽的日子,有时我会躺在软软的草地上,仰望着蓝天想一些人和事,想着生命里给过我温暖的众人,想着我逝去的父亲和三姐。

我也真切地记得四月的一天早上,我走过一片有着野花盛开的树林,温暖的阳光透过树梢一路洒在我的米色小裙上,一圈圈彩色小光晕在空中轻轻漾动,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。我注视良久,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捕捉。那一刻,我是那样欢腾雀跃,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激情与力量,感觉年轻的自己与阳光一样是那么明媚动人。那一刻,美妙与笑脸,将四月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,始终燃起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!

啊,四月,我心中永远的四月!愿你我永远四月!



白水平 / 摄

心境

静聆蛙鸣

□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1728 班 苏子晴

晚风轻轻掠过田野,蛙鸣声声叫醒夏夜。一声,两声,蛙声在月光下一浪接一浪,响彻天籁,绵远,空灵,纯净。

蛙鸣愈聒噪,田野山谷愈加幽静。静聆蛙鸣,或许是孤独吧。宋人赵师秀心中郁闷:“萍叶参差,唯有满耳蛙鸣;闲敲棋子,但见灯花簌落。友人失约,干脆让群蛙伴我,消遣今宵罢了!东方渐晓,一宿辗转。”

叹息声里,忽闻一人狂歌长啸:“传呼鼓吹拥部曲,何如春雨一池蛙”“何如一身无四壁,满船明月卧芦花”。薄酒酩酊者,正是江西汉子黄庭坚。蛙鸣自然天籁,为何快快不快?独坐扁舟,江风拂面,而月光衣我以华裳。漾起双桨,搅动满天星斗。静聆蛙鸣,更乃一种超脱,超拔于红尘之外,独与天地神交。世俗喧嚣,不能动我毫毛。“一沙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”漫天蛙声里,除去纷杂,更是一份静谧,一方独观自我、终忘我于山水间的自在天地。可观微入细,可纵情遐想于天地之外,可融情自然,超脱红尘。

蛙声篱落下,草色户庭间。东坡居士微微一笑,就着一池蛙鸣,随口吟道:“雨过浮萍合,蛙声满四邻。海棠真一梦,梅子欲尝新。”“暮色千山

入,春风百草香。市桥人寂寂,古寺竹苍苍。”池前蛙声与晨钟暮鼓遥相呼应,屋后炊烟与林中云霞水乳交融。春暮夏初,绿肥红瘦,苏东坡却早想着大啖梅子,一饱馋虫去也!他曾评价黄庭坚:“鲁直之诗,如螭蝉、江瑶柱,格韵高绝,盘飧尽废。然不可多食,多食则发风动气。”认为黄庭坚的诗文雅之极致,有时近于狂狷,如螭蝉、江瑶柱等虾蟹海味,虽然美味,但过于寒凉,多食会犯病。

“天空不曾留下痕迹,但我已飞过。”人生在世,雪泥鸿爪。但无论如何,世上没有第二个你。唯有静聆蛙鸣,方是归宿,也最是一种平和清静。无须远避红尘,另辟天地,只要返璞归真,内心静定,便是“心远地自偏”。不用狂傲避世,哪怕混迹渔樵之中,亦可逍遥九天之外。静聆蛙鸣,不仅是寻找自我,更是沉淀自我,不仅是融于自然,更是“物我两忘,身心俱空”。聆听的不只是蛙声,更是一种自我对话,一种自然之道、万物之道。

不论是孤独枯寂,抑或狂傲超脱,还是清静平和,只要心定,蛙鸣就静,世界就静。静聆蛙鸣,不论身在何处,都能聆听到从原野、从远古、从古诗词中穿透而来的阵阵蛙声。

感动

父亲的鼾声

□ 刘超

为了帮我们接送孩子上学,父亲从乡下来到城里。晚上,妻子为他整理好了床铺,可父亲却久久不肯睡觉,我很纳闷:是感到城里太嘈杂喧嚣?还是换个环境的陌生感?在我记忆里,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倒头就睡。

禁不住我的再三询问,父亲像个小孩,嗫嚅道:“我睡觉打鼾,声音大,怕吵着你们。所以你们先睡,我最后再睡。”

听着父亲的话,我心里酸酸的。这一点,我知道,我从小就是听着这鼾声长大的。

夜更深了,父亲还在房间里吧嗒吧嗒地抽着烟。

聪明的儿子小声说:“我们装睡吧。”他首先假装打起了鼾声,小家伙扯着细溜溜的嗓子,还挺像的;随之又是妻子均匀而平静的呼吸,这呼吸似乎比平时要夸张得多;我也加入其中。

此时,一家三口的鼾声时高时低,忽细忽粗,抑扬顿挫。楼上的房子封闭好,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音响,把一切扩得很和谐。

我一边打着鼾,一边听着父亲房间里的动静,脱鞋、换衣、上床,随之就是如雷的鼾声响起,父亲终于睡了。

父亲的鼾声确实大,儿子蒙起了头。但是,我听着是那么的熟悉、亲切,感觉真好!

在父亲的鼾声中,我们一天天长大成人。如今,已很少听到这熟悉亲切的鼾声了,可这美妙的声音,今夜又回荡在我的耳际,带给我无尽的幸福和遐思。

记得小时候晚上睡觉,在老家那个土炕上,听着父亲的鼾声我就不那么害怕了。如今,幸福年代,父亲本该歇一歇了,但他始终放不下土地,春耕秋收,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无论我们当儿女的怎样劝导父亲来县城享幸福,但父亲总感觉城里不习惯。

夜更深了,父亲的鼾声依旧,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。